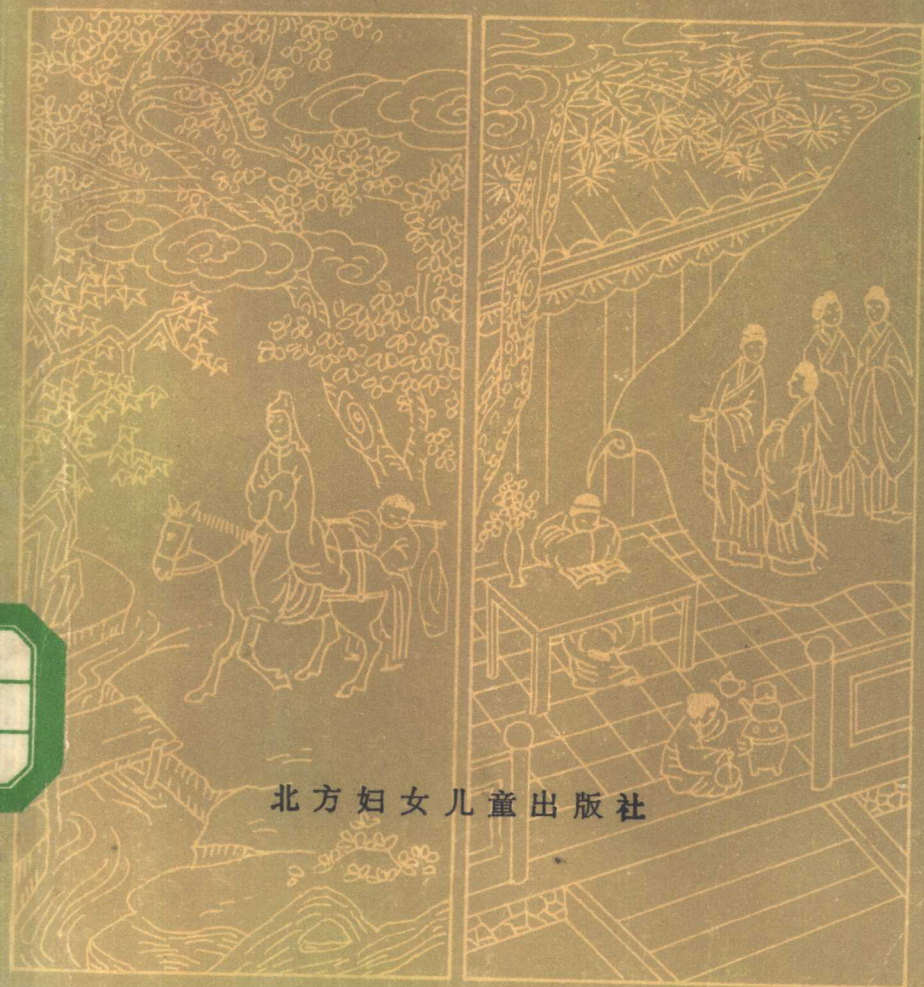


狄公探案选

中 卷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狄公探案选

中 卷

〔荷〕 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狄公探案选

中卷

〔荷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75印张 199,000字数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2 插页 印数：1—60,31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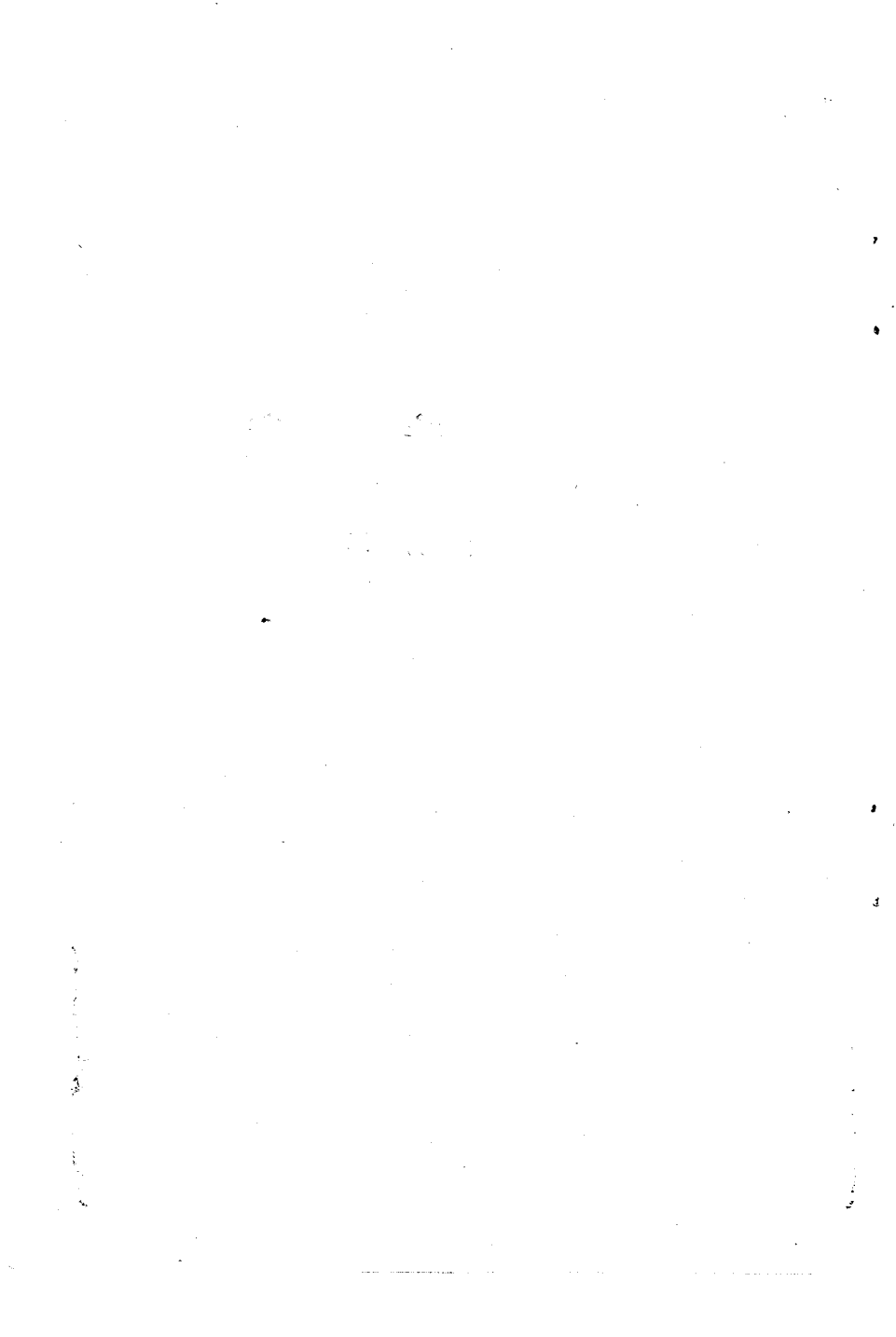
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：10377·53 定价：1.45元

目 录

御珠案.....	胡明 译 (1)
四漆屏.....	陈来元 胡明 译 (155)

御 珠 案

胡 明 译



第 一 章

一个大汉将点着的一炷香插在河神娘娘庙供坛前的夔纹香炉里，抬头仔细睨着那神像安详的颜面。这颜面端的白净，仿佛真人模样。小小殿堂里被烟火熏黑的横梁上，垂下一盏油灯。夜色朦胧，那明灭不定的灯光映照着神像，颜面上象是闪动着一层浅浅的笑影。

那大汉切切自语：“娘娘是我的一个主儿，只顾在这里端坐着，不消一时；管叫你称心一笑。上回娘娘那圣林里，我正待要用那人的血来洒祭你的圣灵，你反将她护出了林子。今夜我已寻了个新的祭品，一定拿一个齐整的身子供祭与你。今番我不可大意了，我要……”

他停住了，回头朝那老庙祝瞥了一眼。老庙祝衲袂破烂，坐在庙门口一条板凳上，眼睛正朝着远处张挂着灯彩的河岸眺望。很快他又低下了头念他的经卷，他一点也没留意庙内这唯一的香客。

大汉又默默端详着河神娘娘脸上的神情，木雕的神像虽未涂彩，珠冠璎珞，绣袍彩帔，煞是华丽。她盘腿坐在莲花宝座上，左手按膝，右手半举，象在祝祷的样子。

“模样儿端的是俊！”他睨了半日，沙哑着嗓子说道。
“这等妖媚，这等乔模乔样撩逗人，却又因何如此残忍狠

毒？勾引坏了人，过后又把入一边抛闪，使人禁不住没休止地长年牵挂。”

他圆睁的双目突然闪露出疯狂的凶光，愤愤咒道：“今夜少不得不逢好死！教她赤条条横倒在你的脚下，慢慢割来一刀肉一刀血……”

他忽见河神娘娘嵌缀着明珠的平滑细净的额头微微一皱，吓得大惊失色。待定神再看时，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原来是一只飞蛾闪过油灯的影子。

他拭去脸上的汗珠，紧咬着嘴唇，又犹豫地望了望神像才转过身来，走到老庙祝跟前。老庙祝正低着头念他的经卷，他拍了拍老庙祝瘦骨嶙峋的肩胛。

“让娘娘今儿清闲一夜吧，如何？”他巴巴地堆起一脸笑说道。“龙船赛就要开始，龙船早已在那头白玉桥下安排妥当，”他从衣袖里抓出一把铜钱，“这个权且收了，上那边酒店去灌几盅吧。”

老庙祝神态疲惫，眼圈发红，斜眼瞅着那大汉，没有伸手接钱；低声囁囁道：“这钱断不敢领受，我也离不得这里。娘娘一动怒，怪罪下来，消受不起。”

大汉禁不住颤栗了一下，恨恨地咒了一声便出了庙门，步下石阶，沿着河边去那垂杨下牵过坐骑。他须在龙船赛结束前赶回城里。

第二章

狄公和他的内眷正坐在官船尾部高高的敞轩里打麻将牌，暝色渐浓，手上的牌面已经不易辨认了。他们的官船泊在运河里离其它船只稍远的地方，运河上下船只停泊得首尾相接。

今天是五月初五——一年一度的龙船节。午后日头转昃，濮阳城的百姓就如流水般涌出了南门，熙熙攘攘挤在运河岸边的彩台下——龙船赛的终点。彩台上披红垂绿，旗幡猎猎。

狄公是这里的刺史，他将给夺魁的赛船发奖。刺史来此也无非是凑凑这典礼的趣。但狄公对这节日倒是十分热心，他在日落前一个时辰就离了城，带了内眷随从，坐了三顶大轿赶到他的官船里。官船停泊在彩台对面，彩台下早已人山人海，万头攒簇。狄公在船里草草进了晚膳，用了点甜羹。晚膳后，他们便坐下来玩牌，等着月亮出来，赛船开始。

薄暮时分，江风微寒。歌声、笑声从远近水面飘来。一应船上的彩灯都点起来了，宁静而幽暗的水面上顿时倒映出一派绚丽眩目的光彩。这景致真仿佛如仙境一般。然而牌桌上的四个人都专心致志地打着他们的牌。玩麻将牌是狄公家的癖好，他们玩起牌来也煞是认真，又还有许多奥妙的法门

和复杂的讲究。这时，牌局正临胜负的关头。

小妾出了一张牌，一面回头吩咐茶炉前蹲着看火的两个丫环道：“将我们的彩灯也点起来吧，恁的暮黑，牌儿上的花都看不清了。”

狄公正思量着桌上这牌局，忽抬头见老管家走进敞轩，不由得恼火：“又是甚么事？莫不是那个蹊跷的客人又来了不成？”

半个时辰前，狄公和他的妻妾们正靠在栏杆边观赏河上景致时，有个陌生人趑上了船。管家刚待要通报，那人打住了脚步想了一想，又下船走了，大概是他不想烦扰狄老爷了。

“老爷，这番却是卞相公和柯相公叩求拜见。”须眉雪白的老管家恭敬地禀报。

“传他们进来。”狄公叹了一口气。

卞嘉和柯元良是负责筹备这次龙船赛的。闲常里狄公坐衙升厅，审理公事，很少与他俩有甚么来往。卞嘉是位名医，开着一家大生药铺子，柯元良是濮阳城有名的古董宝玩商。

“他们坐不久。”狄公笑着对妻妾们说。

正夫人撇嘴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不过你不许偷偷将牌换了。”

三人一齐将自己的牌朝下放倒，起身回避到屏风后去了。狄公乃站起向等候在敞轩外的客人点头示意。

“两位相公进来请坐。”狄公和蔼地说。“你们许是来禀报龙船赛的事吧，想来诸事都预备就绪了？”

两位古板正经的乡绅，穿着素绸的长褂袍，头上戴着黑纱便帽。

“正是，老爷。”卞嘉答道。他声音干涩却善于辞令。

“柯先生和我刚离开白玉桥，统共九条船都在起发点编排定妥。”

“桨手都不错吧？”狄公问道。一边回头提醒端茶上桌来的丫环，“小心把牌撒弄乱了！”说着赶紧也把自己的牌面朝下放倒。

卞嘉答道：“每条船上的十二名桨手，不消几日都募全了。二号船上的桨手全是运河船夫，他们赌了誓，今番非要赢了城里人不可，争夺之剧烈自不消说。柯先生和我安排他们在白玉桥镇的酒店里尽情地饱吃了一顿，此时他们正心急着上场哩。”

“卞大夫，你的九号船确是轻快，我的那条敢情要输，究竟是船身太沉。”柯元良噘了噘嘴说道。

狄公道：“柯先生，听说你的船是严格按着我们祖先传下的古老样式打制的，只这一层就不同一般。”

柯元良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。他相貌端庄，骨骼奇拔，风度翩翩，举止优雅。听了狄公这一句奖美的话，慌忙欠身答道：“狄老爷乃是知音了，我断不敢忘了我们祖先的旧制。信而好古，吾道不孤啊！”

柯元良累世乡宦，儒业传家，他一生只读圣贤书，又是骨董古物的收藏家。狄公也曾几番想亲眼看看柯元良收集的古人字画。如今听了他这番话，心中赞许，不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听柯先生之言，端的快慰。古往今来，普天之下，

但凡有江河水渚之处就有庆贺这龙船节的风俗。海内的百姓劳累终年亦只有在这一日里可尽情取乐一番。”

“本州百姓都道是赛龙船可使河神娘娘开个颜儿，河神娘娘一开颜，那年头便风调雨顺，河塘满鱼。”卞大夫道。

柯元良皱了皱眉，看了卞嘉一眼，说道：“往昔，这赛龙船行动就着了魔道。赛船之后，用一个活人供祭。照例在河神娘娘庙里杀一个美貌的后生，披红挂绿，唤作是‘白娘娘的新官人’，那献了活人的人家还认作是难得的荣耀哩。”

“幸而国初定鼎就废止了这悖戾人情的淫祭。”狄公道。

卞嘉忙道：“然而，白娘娘的阴魂却还不曾消歇。此地百姓至今还供奉着她的神像，河神庙里终年香火不断。我记起四年前，赛船时翻了一条船，有个人淹死了，闹得这一州百姓纷纷扬扬，都称是吉祥兆头，道是该年敢情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”

柯元良不安地看了看卞大夫，他放下茶盅站起来说：

“狄老爷，告辞了。我们此刻还要到彩台上去看看奖礼预备齐妥了没有。”

卞大夫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，他们拜辞了狄公出敞轩匆匆下船去了。

三位夫人紧接着从屏风后转将出来，又坐起了牌局。小妾急急地嚷道：“都剩几张牌了？正是煞末一搏了！”

丫环送上新沏的茶，四个人又专心致志地打起了牌。狄

公缓缓地捋着胡须，算计着招式。他的牌势已“三线归元”，只等“三筒”或“白板”中任何一张。“三筒”已出齐了，还有一张“白板”在外，若是谁将那张“白板”打出来，他就赢了。狄公瞅着他的妻妾们兴奋而发红的脸颊，寻思着那张牌究竟在谁手里。

突然，近处一声巨大的花炮轰击，接着是一串儿爆竹声，隐隐有箫鼓声动。

“出牌啊！”狄公对着他上家的大妾不耐烦地催道：“已放焰火了！”

大妾犹豫了一下，拍了拍她晶光油亮的头发，然后往桌上打出了一张“四条”。

“我赢了！我赢了！”小妾兴奋地叫着，摊下了牌。她只等着这张“四条”。

狄公失望地问道：“你们谁把那‘白板’藏住了，我多时间只等候着这张倒霉的牌。”

他们把牌放倒，谁都没有“白板”，剩下的牌里亦没有。

狄公皱着眉头说道：“这可是作怪了，桌上只有一张，我这里一对，另有一张‘白板’端的生翅飞走了不成？”

“莫不是掉到了地上？”正夫人说道。

他们朝桌底下看，又抖抖衣裙，都没有。大妾说：“会不会是丫头忘了放进匣子里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狄公气恼地说。“匣里倒牌出来时我通数了一遍，每次倒牌我依例都要数过一遍。”

“嘘——”的一声，然后又是一阵震耳的巨响，运河被

焰火落下的密雨一般的彩星照亮了。

“寻什么‘白板’！这红绿花伞儿一天光星，恁美的景致都不看了？”正夫人说。

他们急忙站起来，都走到了船栏边。焰火正从四面升起，爆竹声连响成一片，人群中爆发出了高声喝彩声，一弯惨淡的银月在天空挂出。此时竞赛的龙船已驶出了白玉桥，观赛的人们纷纷地议论着他们下的赌注。

“我们也来押个宝吧！”狄公乘兴说道。“今夜就是那穷愁小民也都要赌上几个铜钱。”

小妾拍手赞同：“老爷主张的是，我押三号船五十铜钱。这两天我手气正旺。”

“我押五十在卞大夫船上。”正夫人也发了兴。

“我押五十在柯先生的船上，我信祖先旧风。”狄公道。

忽然，他们看到两岸船上的人都站了起来，伸长了脖颈，注视着运河转弯处，赛船就要作最后的冲刺了。狄公和他的妻妾又靠到栏杆边，紧张期待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们。

两叶扁舟从岸边驶出，在彩台前的运河中分开下了锚，船上的仲裁官展开了一面大红旗。

远处鼓声隐隐，船虽然尚未见到，但可知是逼近了河湾。

人群乱糟糟呼喊起来，九号船已转过河湾。狭长的船身内十二名桨手，两两并排，应着船中央的大铜鼓的节奏拼命地划。一条大汉宽胸阔肩，袒露着上身，扬着两个鼓槌疯狂地擂着大铜鼓。舵手则把住长长的尾舵，向桨手们大声吼叫。刻

画着龙头的船首扬头翘起，河里白浪飞溅，岸头吼声震天。

“是卞先生的九号船，我赢了！”正夫人禁不住喊了起来。

九号船的龙尾巴后面出现了第二条船的龙头，那龙头张大着嘴正仿佛要咬住前面的龙尾巴。

狄公道：“那是二号，运河船夫的二号，他们正鼓劲在追赶呢！”

二号船的司鼓是个五短身材的精悍小子，他发狂般擂着鼓，撕裂着嗓子不住地吼喊。二号渐渐逼近九号，它的龙头已咬住了九号的龙尾。人群震耳欲聋的呼喝声，将鼓声都淹没了。

又有四条船在河湾上出现，但谁也没去理会，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九号和二号。二号船速飞快，更逼近了九号，狄公能看清九号船上的司鼓脸上的狂笑，此刻他们离终点只有十来丈，仲裁官垂下了大红旗，指示着终点线。

突然，九号船的大个子司鼓动作停了，右手的鼓槌僵在空中，象是仰看着这支鼓槌惊呆了，转眼间便见他扑倒在大铜鼓上。桨手们眼望着他，一时都发了愣，几支桨搅碰在一处，船身略微一倾，慢了下来。九号和二号同时从终点的大红旗下面穿过，但九号落下了半只船的距离。

“可怜见的小子，才要得手，竟是误了，早不该灌得那么多。”狄公叹了一口气。

两岸人群呼声雷动，群情激昂，亦多有惊异惋惜的。

当九号和二号浮到趺台边时，其余的七条船也过了终点

线，每条赛船都受到了激动的人群热烈喝彩，一派鼓乐喧动起来，焰火重新从四周升起。

狄公看到一只小船朝他的官船划来，他对妻妾们说：“敢情是来接我去发奖的，老管家伺候你们先行回府，少顷我了却此事，随后便回。”

三位妻妾转身拜送，狄公下了官船。卞嘉和柯元良早在搁桥边上等候着他。狄公下到了那条小船，拱手对卞嘉说：

“卞先生，这番输得却是可惜了，想是那司鼓病得不重吧？”

“我这就去看看，老爷。他是条雄壮的好汉，许是困乏了，松动了脚力，不消一刻便可恢复的，老爷不必挂虑。”卞嘉说道。

柯元良站一旁没吭一声，他心神不安地捋着胡须，双眉紧锁着。

他们上了岸，衙官带了六名衙卒向狄公致礼。卞嘉和柯元良将狄公引上彩台的悬梯。狄公一登上彩台，他的忠实的属僚老参军洪亮便将他拽到竹漆屏风后的内室，替他换上了一套深绿色锦缎官袍，系了玉带，戴上了乌纱帽。

“衙里都没甚么事吧？”狄公问道。

洪参军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掾吏、衙役赶早放了班，回家胡乱料理了酒饭，都赶来这里看龙船赛了。”

“你且先去看看九号船的司鼓是怎么回事，才要到终点，竟倒败了下来。”

狄公装束停当来到彩台前面，彩台下挤满了赶热闹的人群。衙卒让龙船的桨手们排列成行，引舵手走上彩台。狄公

好言嘉勉了几句，发放了奖礼——红纸包里一块印糕和几文散钱给输了的船，二号船则大红缎檀香盒，盒内十二两足色纹银。末了，狄公祝百姓都交鸿运，发财致富。一时人群中大声鼓掌，喝彩不已。

致辞毕，狄公踱步进竹漆屏风后的内室，洪亮面色阴郁地向他禀报：“老爷，那司鼓死了！忤作道是被人毒药毒死的。”